



上

狄布郎著
黃文範譯

美國長逝世紀

USA

魂斷傷膝洞

□狄 布 朗 著
□黃 文 範 譯

魂斷傷膝澗

(上冊)

——美國西部印第安人史

• 遠行叢刊之23 •

511
G31
173

魂斷傷膝澗
(下冊)
——美國西部印第安人史

• 遠行叢刊之23 •

□ 狄 布 朗 著
□ 黃 文 範 譯

1978年1月10日

H

魂斷傷膝澗 (上冊)

遠行叢刊 23

著者	狄	布	朗
譯者	黃	文	範
發行者	許	敏	修
督印人	沈	登	恩
出版者	遠行出版	社	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號		
	郵撥：1 0 6 0 3 1		
總經理	遠景出版	社	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		
	電話：7 1 1 - 7 8 7 1		
香港總代理	半島書樓		
	香港九龍長樂街一號		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		
	台北市興寧街24-9號		
定價	新台幣55元・港幣9元		
初版	中華民國66年9月		

門市部：
台北市成都路一號
中國書城

定價
40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334號
(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調換)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魂斷傷膝澗(下冊)

遠行叢刊 23

門市部：
台北市成都路一號

著者	狄	布	朗
譯者	黃	文	範
發行者	許	敏	修
督印人	沈	登	恩
出版者	遠行	出版	社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號		
	郵撥：1 0 6 0 3 1		
總經銷	遠景	出版	社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		
	電話：7 1 1 - 7 8 7 1		
香港	半島	書	樓
總代理	九龍旺角亞答街83號5樓F座		
印刷所	優文	印刷	廠
	台北市興寧街24-9號		
定價	新台幣40元・港幣7元		
初版	中華民國66年9月	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334號
(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調換)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譯序

日日周周月月年年，全世界隨時都有許多暢銷書湧現；然而，經得起時潮的「浪淘盡」，而還能長存在人們記憶裡的好書，畢竟寥寥無幾，而「魂斷傷膝澗」(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)便是其中之一。

這本書的副題是「美國西部印第安人史」，其實，狄布爾(Dee Brown)只擷取了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九〇年(清咸豐十年到光緒十六年)中紅白衝突的素材，而以印第安人的眼光，高就了這一本斷代史。

僅從美國五十州的地名上探討，就可以發現幾乎它們有一半都源於印第安人各族的語言；麻沙却塞州原是「大山之地」，康乃狄格州本「長河之鄉」；伊利諾斯意為「戰士」，亞利桑那實係「山泉」；俄勒岡州原指「美水」，猶塔州自認「山地人」……再加上美國中西部多等繁星的「堡寨」(Fort)，便可以看出歐洲文明在北美大陸的開疆拓土，冒險犯難的經過，終於筆路藍縷，以啓山川，才有今天富強甲天下的美國；「奉天承運」(Manifest Destiny)，誰說不應。

該？可是從美洲印第安人的觀點來說，却截然是兩碼子事了，狄布朗在本書中道盡了他們的心聲，句句行行，無一處無來歷，即令是當代的美國白人讀後，也都愧疚交集，無地自容。書評家們對本書常用的詞兒是：「痛苦」、「震撼」、「羞愧」……作者也開宗明義，指出了「這不是一本歡欣愉快的書。」

美國紅白衝突中，雙方各有一位代表人物，白人方面是寇斯特將軍，紅人方面則是「狂馬」酋長。「小大角一役」中，寇斯特為「狂馬」所殲，英名迄今不衰，而「狂馬」却喪生在本族「小大人」手裡，這位作戰最驍勇的酋長，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傳下來，到今年的九月五日，他逝世整整有一百年了。作者在全書中，雖然沒有指明卅五歲便死去的「狂馬」，是印第安人悲劇性的英雄；但却畫龍點睛，道出了他的遺軀埋葬在本書主題的「傷膝澗」。

紅人的英雄人物並不只「狂馬」而已，然而，他們的歸宿却大致相同，死於疆場上的少，喪生在族人手中的多。「小鴉」死於瓦巴夏，「傑克上尉」死於「鉤手吉姆」，德爾賽死於領賞的族人……「傑克上尉」慨然說過：「你們白人沒有征服我，打垮了我的，是我自己的族人。」（二八三頁）這種感慨，千古同悲，實實在在證明了這項殘酷的定律：

「亡六國者，非秦也，六國也。」

黃文範

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十五日

序

自從十九世紀初，路易士和葛拉克探險抵達太平洋海岸的旅程以還，大談「開發」美國西部而出版的文字，數量已經激升到千千萬萬。這些記錄下的經驗與觀察，絕大多數集中在二八六〇年到一八九〇年這三十年的一段期間——也是本書所涵蓋的這段時期。那真是一段暴亂、貪婪、無恥、感傷、感情用事，無法無天得難以置信的時代，那些業已有了個人自由的人，對個人自由的極致，抱着幾乎是一種虔敬的態度。

在那段時間裡，美國印第安人的文化與文明給摧毀掉了，而從那個時期，實際上傳出了美國西部的一切偉大的神話——有關商人啦，山民啦，輪船引水人啦，淘金漢啦，賭徒啦，槍手啦，騎兵啦，牛仔啦，神女啦，教士啦，女老師啦，自耕農啦等等的傳奇故事。偶爾嘛，也聽見個把印第安人說話的聲音，却八成兒不會被白人的如椽大筆記載下來。印第安人是這些神話中陰森森的威脅，即令他懂得了用英文寫作，他又能夠甚麼地方找得到一位印刷廠家？或者一位出版

家呢？

然而，過去那些印第安人的聲音，並沒有完全喪失。印第安人用圖畫、或者傳譯的英語所記下來的美國西部歷史，有少數可靠的報導，辦到了在無藉藉名的刊物上、手冊內、銷售量很少的書籍中發表出來。到十九世紀末，白人對百戰餘生的印第安人，好奇心到達一個高潮，有進取心的報紙記者，經常訪問戰士和酋長，使他們有機會就西部所發生的實情實況，表達出自己的意見。這些訪問的優劣高下懸殊，看傳譯人員的能力、或者印第安人願不願意暢所欲言而定。有些人怕說出了實話遭人報復；還有些人來上些胡吹亂蓋，瞎三話四來唬記者們。因此，對當時報上紙印第安人所說的，閱讀時要存疑；然而有一些却是冷嘲熱諷的傑作，有一些則是在含蓄憤激中的熊熊爆發。

印第安人親身敘述的最豐富的資料中，便是有美國政府軍方、和官方代表的條約會議，和正式集會中的紀錄。十九世紀後半期，皮德曼氏的速記法正自盛行，會議中印第安人發言時，便有一位速記員坐在傳譯員的旁邊。

甚至在遙遠偏僻的西部地區開會，通常也有人在，把所說的話都記下，由於傳譯進行的緩慢，大部份所說的話都可以用楷書記載下來，傳譯的通事時常是二轉子，他懂兩種語言，却很少有人能看能寫。就像絕大多數口語的人民般，他們和印第安人全靠形象來表達思想，所以譯出來的英語，充滿了圖解的比喻和大自然中的暗譬。如果一位舌綻蓮花的印第安人，有了一個差勁的傳譯員，他所說的話或許就變成了平庸乏味；但一個優秀的通事，可以使一個說話拙劣的人，聽起

來饒有雅意。

大多數印第安人的領袖，同白人官員開會時，說話都自在在坦坦白白；在一八七幾年代與一八八幾年代中，他們在這些事情上變得老到多了，便要求有權選擇自己的傳譯員和記錄員，在一八八九年代裡，各族的所有成員都自由發言，有一些老年人更選擇了這種良機，敘述在過去他們親眼目擊的事情，或者總結他們民族的歷史。本身文明遭遇了那個浩劫時代的印第安人，雖然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消失，可是他們百萬句百萬句的話，至今還保存在官方紀錄裡。有許多較為重要會議的進行實錄，都在官方文件與報告中印行。

我對美國西部的征服，想以受害人經歷的方式，來寫一篇故事，利用的是這些幾乎遺亡的口述歷史，可能時總用他們所說的話，而且全都出於這些資料的來源。研究這一段時期而一直往西看的美國人，應該面向東來看這一本書了。

這不是一本歡欣愉快的書，可是歷史有干涉現代的辦法，看過本書的人，或許在知道美國印第安人過去是甚麼情形後，會對他們現在是甚麼情形有一個清晰的了解。他們聽到了出諸印第安人口中斯斯文文而有理性的說話，定會驚異却原來定了型的美國神話只是殘忍的野蠻。他們或許從這些地地道道的環境保護人的口中，學習到自己與大地關係的至理。印第安人知道，生命與地球、地球上的資源相等。美國過去是一處樂園，他們不能了解，何以從東部來的侵入人士，要堅決毀滅所有印第安人、和美國本身。

看過這本書的人，如果有機會去看一看現代印第安人保留區中的貧窮、邇邇、和沒有希望，

• 潤膝傷斷魂 •

或許可能真正了解爲甚麼原因了。

狄布朗

一九七〇年四月
於伊利諾斯州烏班那市

• 陸 •

〔魂斷傷膝澗〕目錄

譯序
序

(上册)

- 一、「他們的舉止端莊、值得欽佩。」
- 二、納維和族的漫漫長程
- 三、小鴉戰爭
- 四、賽安族戰爭
- 五、侵入粉河
- 六、「紅雲」戰爭
- 七、「只有死了的才是好印第安人。」
- 八、端民荷加瓦(白爾克)的興衰
- 九、柯傑士與阿帕奇族的游擊戰
- 十、傑克上尉的刀兵劫

壹	參	三	元	四	八	二	三	二	一	五	二	七
壹	參	三	元	四	八	二	三	二	一	五	二	七

(下冊)

十一、拯救野牛的戰爭

十二、黑山戰爭

十三、穿鼻族的逃亡

十四、出亡的賽安族人

十五、「立熊」成爲自然人

十六、「烏特族一定要滾！」

十七、阿帕奇族的最後一位酋長

十八、鬼舞

十九、傷膝澗

尾聲

詞彙

一、人名

二、地名

二八五

三九

三六七

三六七

四〇九

四三九

四四五

四八一

五一

五二九

五三二

五三三

，心却是白人一樣的心，可是我却是個莫達克族呵。我不怕死，不會倒在石頭上；一旦我死時，敵人會躺在我的身體下。我在『損失河』睡着了時，你們的大兵開始進攻我，他們把我們趕到了這些岩石上，就像隻受傷了的鹿……。

「以前，我一直告訴白人，到我的土地上來定居；這片土地是他們的，也是『傑克上尉』的。他們可以來，同我一起住，我不會生他們的氣。我從來沒有受過任何人的東西，除非是我自己買的、付了錢的。我一向像白人一樣的活着，也想過這種生活。我一邊想活得平平安安，從不向任何人求甚麼東西。我過日子全靠自己用槍打死、用陷阱捕捉的東西。」

——莫達克族的肯特普希（傑克上尉）

加利福尼亞的印第安人，就像他們住在那一帶的氣候般溫和。西班牙人替他們取名字，爲他們成立教會，改變他們，也敗壞他們。在加利福尼亞的印第安人間，各部落的組織並不發達；每一處村落有首領，可是在這些並不尚武的族人中，並沒有作戰的大酋長在。自從一八四八年發現黃金以後，全世界來的白人，成千上萬湧進了加利福尼亞，從這些馴服的印第安人那裡，要甚麼就拿甚麼，敗壞那些還沒有被西班牙人敗壞到的印第安人，然後有系統地把整個部落的人口加以

消滅，這些人到目前早已被人忘記了。沒有人還記得契魯那族啦，契莫里科族啦，約布瑞里族啦，尼比威族啦，亞洛那族啦，還有一百多個部落，他們的骨頭已經封閉在一百五十萬公里的超速公路、停車場、和房屋地面的石板下。

在加利福尼亞這些不抵抗的印第安人中，只有一族例外，他們是莫達克族，住在氣候惡劣的托里湖，與俄勒岡州州界一帶。一直到一八五〇年以前，莫達克族人幾乎都不知道有白人，以後移民一批批開始來到，佔領了最好的土地，以為莫達克族會乖乖兒的聽命。莫達克族人一表示反抗，侵入的白人就算斬盡殺絕，這一族人便以伏擊來報復。

在這一段時期中，莫達克族的一個小伙子肯特普希長大成人，他可不明白為甚麼莫達克族和白人不能生活在一起，並不要把對方殺掉嘛。托里湖地區像天空一般無際無涯，有足夠每一個人吃的野鹿、羚羊、野鴨、雁兒、魚兒、和甜根樹。他譴責父親不跟白人講和。他父親是酋長，告訴他白人很陰險，要有太平日子過，得先把他們撵出去。不久以後，這位酋長在一場同白人的戰鬪中喪生，肯特普希就成了莫達克族的酋長。

肯特普希便到白人的居民區去，要去找那些他信得過的白人，來同他們締結和約。在威里卡遇到了一些好人，馬上所有的莫達克族人都到那裡去交易。「我一向都告訴到了我地區裡的白人，」肯特普希說道：「如果他們要在那裡有一個家住下來，他們就可以住；我從來沒有爲了住在那裡，向他們要過半文錢，就像我的族人住一樣。我很樂於他們到那裡安居下來，我也樂於同白人在一起。」

(美國第四十三屆國會第一會期，衆議院行政文告一二二號，第一七三頁。)

這位青年酋長也喜歡他們所穿的衣服，他們的房屋啦、蓬車啦，還有那些好牲口。

在威里卡附近的白人，給這些造訪的印第安人取了新名字，莫達克人覺得很有趣，時常在自己人間也用這些名字。肯特普希是「傑克上尉」，其他人則是「鈎手吉姆」、「汽船弗朗克」、「疤臉查理」、「波士頓查理」、「捲頭髮郎中」、「骯游民吉姆」、「瘦筋約翰」、「艾倫手下」。

在白人內戰期中，白人居民和莫達克族人中起了糾紛。如果一個莫達克人獵殺不到一隻野鹿養家，有時他就會去打死牧場上的一頭牛；或者，假使他需要一匹馬，就到居民草場上去借一匹。莫達克族的白人朋友，都會當成是印第安人向使用他們土地的移民徵「稅」；可是大多數白人却不喜歡這種辦法，便經由他們的政客，安排一個條約，要把莫達克族從托里湖地區驅除出去。

締約委員們應允「傑克上尉」和其他頭目，如果他們搬到北面俄勒岡的一處保留區裡去，每一家人都會有自己的土地，拉車的一套套馭馬、蓬車、農作器具、工具、衣服、和糧食——一律由政府供給。傑克上尉要自己的土地在托里湖附近，可是締約委員們不同意。傑克多多少少很勉強簽了條約，莫達克族便向北遷到了克勒茂斯保留區。一開始就有了麻煩，保留區正在印等安人克勒茂斯族所有的土地上，克勒茂斯族就把莫達克族當成了侵犯人。莫達克人砍伐柵欄圍起指定的農地時，克勒茂斯族人就來把柵欄偷走。政府所答應的供應品從來沒有到過；保留區管理員發

吃食、衣服給克勒茂斯族，但似乎從來沒有莫達克族半點兒份。（華府的「大會議」沒有投票撥半塊錢替莫達克族買給養嘛。）

傑克上尉看到族人越來越挨餓時，就率領他們出了保留區。他們下來進入損失河河谷，那是他們一度生活過的地方，去搜尋野獸、魚兒、和甜根樹。然而，住在那帶河谷裡的牧場白人，不要莫達克族在那裡，經常向政府當局大發牢騷。傑克上尉警告族人，離白人遠遠兒的；可是要三百名印第安人隱身不見，並不是件容易事兒。一八七二年夏天，印第安人局警告傑克上尉回到克勒茂斯保留區去。傑克答道，他的族人不能與克勒茂斯族生活在一起，要求在損失河的甚麼地方，劃出一塊保留區，那是莫達克族一向以來的地區。印第安人局認為這個要求合情合理，可是牧場人們却反對把這片富饒牧草地區的任何一部分，交給印第安人。一八七二年秋天，政府下令莫達克族返回克勒茂斯保留區去，傑克不肯，陸軍便奉到命令用武力把莫達克族運回去。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這一天下着冰冰涼涼的雨，朱克生少校率領了騎兵第一團一個連的騎兵三十八人，馳出克勒茂斯堡，向南直下損失河。

正好在破曉以前，騎兵抵達了莫達克營地，他們下得馬來，手端騎槍預備好，便把錐幕區圍圍住。「疤臉查理」和另外幾個男人帶了武器走出營地來，朱克生少校要求見酋長，傑克一出來，少校就告訴他，「大家長」下了命令，要把莫達克族人帶回克勒茂斯保留區去。

「我會去的，」傑克上尉說道：「會帶了我的全體族人一起走。可是對你們白人告訴我的任何事情，都沒有半點兒信心。你們明白了吧，你們趁着天黑的時候到我們營地這兒來，這麼做嚇